



奋进的力量

诗歌

铸铜年代

[刘立云]

把车轱上的铜,刀把上的铜
老式戒尺上的铜,姑娘踢毽子
那枚铜钱上的铜,把喇叭上的铜
咕嘟咕嘟水烟斗上的铜
母亲顶针上的铜
孩子挂在胸前那把长命锁上的铜
女人发间插着的铜簪上的铜
手腕上戴着的铜手镯的铜
都投进熔炉!让它们熔化!
现在,我们用铜铸造子弹!
铸造储藏火药的利器
并让它们呼啸,把一粒粒弹丸
像暴风骤雨那般射出去!射出去!

又一个铸铜时代来临,我们铸造闪电
铸造雷霆,铸造霹雳。让古老太行山
保家卫国的弹雨,铺天盖地

纪念馆一只铁壳船

河里的一把斧头,水中的一道闪电
一只铁壳船躺在纪念馆里
让我想到,黄河是大地上的一
一条宽宽的沟深深的坎
那个年代这只船在河里来回穿梭
一次次吹开天上的暴雨
水里的波涛,波涛中颠簸凝成
黄土高原的泥沙
在咔嚓咔嚓声中,从南岸射向北岸

乘船的人也从南岸扑向北岸,他们
本来就是一群从南方走到北方的人
为此他们跋山涉水,穿过
33条河流,66个城镇,99座高山
当他们渡过黄河去打侵略者,是要
把对岸的72座山峰,架在胸前
当他们搏命的掩体

铁壳船的船头布满弹洞,拇指粗的弹洞
这样你就能想象铁中还有比铁
更硬的东西,比如
从侵略者的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
射出的子弹;进而你能想象为什么
有那么多趴在前舱的人
他们那么无畏,不惜把自己的名字
弄丢了

河水从河里流走了,故人在我们的故土
故去了,最终理在我们的故乡
但请记住!他们是为我们
去战斗的,也为我们去死!去慷慨献身

而在祖国山河破碎的时候,如果把黄河
比喻成我们民族的一道呜咽的伤口
把反复抢救黄河的这只船
比喻成缝补伤口的一根针,那么
你知道这根针,它断过几次?
沉过几回?锈过几重?而今
又该是怎样的“尘满面,鬓如霜”?

与一座雕像对话

我痴痴地望着他;他痴痴地望着

在机床上车削的那根枪管
五五式。总部下令制式生产,批量生产
一年装备16个团
因此必须不分昼夜
不分寒暑,他双眼灼灼聚起的那束光
从未散开,从未漂移和昏茫
一颗豆大的汗珠亮晶晶地挂在额头
都80年了,从未顾得上抬起手去擦

80年还有什么不能改变?80年
过去了一线天修了公路
通往黄崖洞一座比一座高的山峰
架设了观光缆车
如果游人脚力雄健,有足够力量
踏着一级级台阶往上攀,在空中
可以放飞一架嗡嗡作响的无人机
为你导航,拍照,担当解说
而AI复制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
已发往你手机,随手点开
立刻枪声大作,爆炸声和厮杀声
此起彼伏,烟火的效果栩栩如生

你没发现炉火已熄灭,机床已生锈
车间屋角的几只蜘蛛
把它们的网,编织到第N代,第NN代?
愣怔间,我把我头上的一顶帽子
戴在他头上,对他说,歇会吧歇会吧
警报已解除,你们制造的最后一支枪
已送入八路军太行山纪念馆

知道我送你的这顶帽子是谁送我的吗?
辽宁舰舰长!戴着它你是否听见
波涛奔涌而来?一声贴地而起的呼啸
像把天空哗的撕开一道口子?
告诉你
那是名为辽宁舰航母上的J-15舰载机
一飞冲天,像一支响箭插上天空
我们还有J-20,J-35,J-60
还有导弹、氢弹、原子弹
还有尚未公开在此,暂且称为
孔雀弹、天鹤弹、恐龙弹……

他怔怔地看着我,听得云遮雾罩
这不是做梦吧?他说八路军
不再需要我们黄崖洞造的枪炮
怎么对付穷凶极恶的鬼子?
我说80年过去了,鬼子早被赶跑了
80年过去,八路军也不叫八路军了
现在这支队伍,我们已经拥有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已经拥有信息保障、战略支援
千里投送、太空拦截……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拥有
天上的雷霆和霹雳
地上的狂飙和风暴

听到这些
眼前这座雕像流泪了,哭了
那情景,就像伟人在一首诗词里
写的:“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房,甚至断头台上那把沾血的斧刃和无情的子弹。
1940年6月,铁锈味儿吹遍了整个大连街。因为
一个叛徒,秋世显和战友们被抓捕后押往岭前监狱。
监狱里一团漆黑,四周墙壁上布满了以前犯人的鲜血,
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油钳将他们的十
根手指压得粉碎,煎油浇在他们的躯体上,他们遭受着
人间罕见的酷刑折磨,却没有一个人招供。
沉默是他们的语言,尊严是黑暗中的一缕亮光。
他们失败了吗?从刑法的角度来看,是的。当一
切又陷入死寂,海风依旧吹拂着殖民者的“膏药旗”。
然而,曾经绝望的人们,终究不会忘记那一场场让人兴
奋不已的大火,人们都记得大火中冒出的滚滚浓烟,熊
熊大火在高天烈日之下美丽而雄壮。敌人掠夺的木
材在燃烧,即将运往前线的军需品在爆裂,人们被唤
醒,不再失魂落魄。看哪,有先驱者在呐喊:活下去!
1942年3月的大连,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风雪
过后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抗日放火团”的那些勇者,
有诸多人的名字并没能记载进史册。他们没等到胜
利的那一天,甚至没有留下一句响亮的话,就倒在了他
们誓死守护的土地上。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他们血
与魂就埋进了这片黑土里。
三年后,胜利的声音在大连这座城市终于响彻天
空。如今,当年的目击者已是白发老妻。他们常会在
孙儿们的玩闹声中,讲起那个曾经在这片土地行过
的“抗日放火团”的故事,讲他们怎样用最决绝的方式,
写下了中国人的尊严。
“孩子,莫小看任何一点儿火星子。”老妻摸着孙
儿的脑袋,喃喃说道。
孙儿问:“为什么?”
老人望着远方,仿佛又一次看到了映红夜空的熊
熊烈焰:“因为燎原的猛火,起先也不过是一颗无人瞧
见的火星罢了。”

散文

黑暗中的一缕亮光

[谢华]

大连的海风,刮过那些殖民者筑起的洋楼尖顶,也刮过中国苦力蜷缩的窝棚。街市上飘着异国的旗帜,异国的口令在码头回荡,压过了浪涛的呜咽。人们低着头走路,眼神避让着皮靴与枪刺的寒光,仿佛连呼吸都要先经过一道无形的滤网,筛去任何可能被称作“反抗”的微粒。

91年前的夏天,大连国际情报组应运而生。在随后的岁月里,这支队伍被老百姓们亲切地称为“抗日放火团”。那一年,革命的火种,开始在最压抑的灰烬之下慢慢复燃。

他们来了,三三两两,沉默地融在人群里。他们是码头工人,是电厂职员,是平日里最不起眼的“良民”。他们的工具不是枪炮,是火柴,是煤油,是揣在怀里的,对脚下土地沉默而坚忍的热爱。“抗日放火团”,这个名字后来让殖民者心惊肉跳,可在当初,他们可能只是你的兄弟、邻居,也可能是一个擦肩而过你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普通人。

计划在无声中酝酿,在暗处磋商,在互递情报、目光坚毅的一瞬中制订,其间无布告,无宣读令状式的演讲。然而,他们的目标冰冷而明确:他们就是要摧毁对方装满战争物资的仓库、码头以及各种货船。但凡这些地方储存和装载了靠别人血汗赚来的东西,还有那些用来对付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统统付诸一炬!

于是,火,烧起来了。
第一次烧起来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是意外。只是有人拉响了救火的铃铛,而消防员的水龙头终究也冲不进滚滚浓烟。这次被烈火焚烧殆尽的,是日军的军用毛毯和整套军装,火光照得殖民者们满脸惊恐。巡查,审问,都抓不住任何蛛丝马迹。只是有那么几个低眉垂目的人,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近旁烧起大火,露出“诡异”的笑容。
火,继续着,第二处、第三处……总是不同时机出

现在不同的角落,随着日历的翻转,在各个街口不约而同地复燃!被烧掉的或许只是一些物质的东西,但点燃的却是人心深处几乎快要冻僵的东西。人们依旧彼此不着痕迹地擦肩而过,只是在偶尔对视的瞬间彼此心照不宣:嗯,是我们的人干的!有一种含在眼神里的称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火光一次次亮起,敌人的运输车队和囤积的军需物资,不明不白地就在滚滚浓烟中烧成了灰。“抗日放火团”一次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击,给横行霸道的日本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

这场烈火之中,站着一个叫秋世显的人,老百姓都喊他“火神爷”。他不是什么天上派来的神,却比神更让敌人害怕,他一步步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在无数中国人的心里。他做的事,老辈人们都没忘记,后来一代代口口相传,至今还经常有人提起那个不怕死、敢点火的“火神爷”。

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吉林人秋世显,1936年来到大连国际情报组担任放火团的领导人。来连后他化装为码头工人,低调地住在现在大连市中山区华乐小区一带。这里有个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华工收容所,即是当年人们所说的“红房子”秘密联络站,秋世显在此秘密从事群众工作,他深入到工人中间,开展宣传、组织等各项工作。通过秋世显的努力,发展了十几个同志加入了国际情报组,并投入到对日军军用品的纵火破坏活动中。他带领队伍,一次次点燃抗日的火焰,在当时劳工解放的事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常常选择没有月亮的夜晚出动,行动轻捷,如夜鸟掠过。一根火柴擦亮,瞬间的火光,不只引燃了炸药,也在沉沉黑夜中,照亮了一片山海。

他们早知道这样做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甚至能感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冰冷的镣铐、漆黑的牢

艺术作品



关政委战前动员

油画 齐俊生

诗歌

松影里的火种

[桑文武]

题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创作此诗,以缅怀大连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大连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先驱傅景阳烈士。

农历己巳年夏日的煦风里,
我手捧着一束白菊,
肃立在大连英雄公园——
傅景阳烈士的纪念碑前。

碑石像一柄沉默的剑,劈开海风,
松针筛下的碎金,
落在他坚毅的眉宇间。
也落在我花白的短发上——

一个老军人,
一个从复州城走出来的后生,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钟声里,
在他105周年的诞辰之际,
替他,再活一次。

1
复州,千年古城,
巍巍永峰寺塔影夕照。
青砖小院子里,
父亲教书,母亲纺线。

《左传》与《正气歌》,
夹在《天演论》之间。
少年在油灯下写“天下兴亡”,
笔尖磨出火星,也磨出
他对黑牢般夜色的一声质问。

塔铃摇过宋元明各个朝代的风,
也摇过甲午的血。
千年不倒的古城墙砖缝里,
不断渗出抗倭的血与火。
他把这些含在少年时代的胸口,
像含着一枚滚烫的种子。

2
十六岁,他登上去大连的小火轮,
浪头像鞭子,抽打着被奴役的滨城。

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满铁”工场里,
他数着断指,数着欠薪,
数着累累鞭痕,
把每一滴不屈的汗珠,
凝结成未来的子弹,
狠狠地压进愤怒的胸膛。

3
1921年的冬天,
沉沉夜海之中,红光闪现。
一条红船驶入大连,
红船的使者悄悄靠岸。

李振瀛递给他一本《向导》,
陈为人教他唱《国际歌》,
邓中夏把锤头和镰刀的剪影,
庄严地镌刻在他高高举起的右拳,
大连,有了第一名共产党员。

他一定清楚地记得,
1925年冬天那个不寻常的寒夜,
“无风地带”的海雾是红的。

家乡那座抗击倭寇的千年古城,
炽热的《国际歌》燃烧起沸腾的火焰,
用塔砖、用钢钎、用甲午的炮管,
锻造出的一把钥匙,
替他打开殖民者的铁锁。
而他,也用这把钥匙,
打开更多被压迫被奴役的工人们
身上的枷锁。

4
从此,他成为反抗殖民统治者的
一支号角,
用血与火的誓言,
书写着觉醒年代的青春之歌。
在“满铁”沙河河口场,

他把机台当讲坛,
“咱们不是机器,是机器的主人!”
秘密油印机吐出的红色传单,
像吐出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炬。
在他的秘密组织下,
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工人协会——
大连中华工学会宣告成立!
23条章程,如同23道闪电,
把日本殖民者奴役中国人的电网,
烧出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黑洞。

5
1926年4月27日,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福纺纱厂,
五千纱锭突然一齐停转,
罢工大旗悬在烟筒顶端。
身为工学会委员长的他,
坚定地走在罢工队伍的最前面,
仿佛一面旗帜。他的身后,
青砖小院子里,
父亲教书,母亲纺线。

铁棍砸来,他用手臂抵挡;
血滴在传单上,按上鲜红的手印。
“不许随意奴役工人,
不许克扣工人工资!”
“不答应条件,毋宁死!”
国际悲歌一曲,
反抗狂飙在天际翻滚,
震落了樱花,震惊了全东北,
反动势力在暴风雨中飘摇。

6
福纺纱厂大罢工胜利了,
他却被迫当局的
以“胁迫嫌疑”逮捕入狱。
捕绳勒进皮肉,
老虎凳折断了他的腿,
却折不断他嘴里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歌声沿铁窗攀上夜空,
囚室成了新的战场,
铁锁成了废铁。

7
1927年3月30日黄昏,残阳如血,
他拖着一条残缺的腿,踏出狱门。
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凶残,
没有击垮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一条红船驶入大连,
随时会吞噬他的生命。
咯血,仍去工场、去小巷,
去工友们中间,
坚持,把最后一口热气吹进传单。

1942年,复州塔影
再次成为他照片上的背景。
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手里攥着一张未写完的
《大连中华工学会纲领》和半支铅笔。

8
碑面像一本展开的日记,
松风替他翻页,阳光替他签名。
我轻轻地把白菊放在他的碑前,
然后,举起右手,
向家乡的革命先驱敬礼!

身后,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跑来。
他们喊着“傅爷爷,傅爷爷——”
声音清亮,像新铸的铜钟。

我知道,火种仍在,
在每一道刻进石碑的光芒里,
在每一个纺织女工不屈的眼神里,
在我敬礼的指尖上,
恒久绵延,永不熄灭。